



莺啼序·兴咏翱翔

安徽合肥 张武扬

春惊岁新远陌，恰归鸿带暖。雁书字、须杖扶摇，乱蕊生树知返。未曾见、萍踪独客，流光过羽闲云卷。岸纡回，曾记梨花，雨撩遥羨。

迢迢关河，啄露羁旅，任鹃啼渚畔。荡霞气、沧海垂虹，啖天声动投晚。展持风、欢踪几许，弄骄影、萧萧高远。隔尘寰，云水征骖，翠深红浅。

长天孤鹜，浪白秋江，驿烟几遣唤。竞浩阔、斗星垂野，岵岵欹斜，九陌飞香，鹭滩鸥淀。横阡越陌，纷披寸黛，倚栏南望相随去，漫荼牵、落蕊吹径见。翩翩念远，蓬山却去题诗，玉轮亘古裁剪。

徘徊望极，次第凝寒，觅越冬白鹤。列远岫、眉横如线，振翅垂天，一瓣冰姿，御风冷软。川湖未瘦，澄波幽窈，分梅霜带多缱绻，似精灵、枫浦闻千聒。潮喧催晓凭空，大化精魂，翻腾沧瀚。

林中古道

安徽池州 石泽丰

是我来晚了，还是荆棘与杂草长得太快？抑或是时间飞驰，其抖落的灰尘太多，多得需要我们钻进丛林，用双手拂去一层又一层落叶与枯枝，才能依稀看清一点它本来的面目。先前放眼眺望，远处尽是层峦叠嶂，山脉逶迤。近处，一条隐藏的古徽道，穿过莽莽林海，通往京城。此刻向它靠近，而脚下的去路早已被茂林修竹封锁，难以进入。哪怕是搜寻一点它的踪影，也还得劈荆斩棘钻进林中去，好在有当地文化部门退休下来的彪哥引路。彪哥个子不高，背略微有些驼，六十多岁，当地人。彪哥带着我们沿着一条山谷绕了一大圈，才隐约找到一个入口。他随手取出系在腰间的砍柴刀，挥舞着两边的荆棘。荆棘在他锋利的刀刃下，瞬间倒伏于地。他用脚踢开荆棘，然后扭着身把刀插回刀鞘，用手指着这条入口，示意着它就在前面，不远。

我们跟在彪哥身后，一个个躬着身低着头，次第进入。直身，只见山体陡峭，树木参天，荫翳蔽日。多好的一片森林呀！顿时，我被眼前的这种生态所震撼。在锯之斧之的前些年，这片森林竟然毫发未损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地的村民，他们功不可没。

我们钻过荆棘，前行约百米，彪哥如发现宝藏之地一般——蹲下，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将松软的落叶拂去。一条古老的石板条露出，和我们打了个照面，且上面布满了被岁月磕碰的痕迹。呵！这就是古徽道！我们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感慨。彪哥沿着向上的山体用手拂了十几米远，说古徽道就是从这里经过的。我看到古老的石板条依次重见天日，它凝重、亲切。我不禁想，从这里走过的，是一支又一支怎样的队伍？是一群又一群怎样的人？无可非议，他们从此跋涉千里，一定怀揣着对妻儿老小的责任和作为男人的担当，一定怀揣着对博大灿烂的徽文化的敬仰，把飘泊注在自己的命运里，不畏艰难，演绎出一种人人皆知的徽商精神。一想到这，我便肃然起敬起来。

现在，马蹄远了，挑夫的身影远了，但一种叫时间、文化、社会、精神等诸多概念与事物集合的载体没有走远，它就在眼前，深嵌在山体中，在日光之下，保持着某种神秘和精神的光芒。沿着步道越往上行，我的双腿越发地沉重。头顶上不时飘下几片落叶，似在诉说着风尘，诉说着时间。这是在仙寓山，这是在榉根关古徽道遗址。彪哥说它建于唐代，依山就势，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，全长有7.5千米，均用长约1.3米、宽约0.6米的长方形青石板铺砌，共有台阶1.8万步，每隔几里就有一座石亭。百度上也这么说。

据说榉根关古徽道沿途早年还保存着明清时期大量的古建筑遗迹，它们如今统统不知去向，整座大山只留下石板条空落落的指引。

旅行中的“臭美”

陕西西安 王晓霞

一直都非常喜欢旅行。想去很美很美的地方，看很美很美的风景，拍很美很美的照片。每年的寒暑假，无论身处何处，总会有一颗放松而美好的心态，旅行于大江南北。这些年，因为二宝的出生，我整整三年没有外出旅行了。

二宝出生之前的每一个寒暑假，我们一家三口总会选择一个想去的地方去走一走、转一转。

每次家庭旅行，我和先生带着大宝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我们一家三口欢乐的身影。除了游览名胜古迹，领略山水风光之外，我们还会品尝当地的美食美味、感受当地的各种民风民俗，觉得意义非凡。九寨沟，藏民家的篝火晚会，我们感受了藏民的热情与豪放；重庆偏岩古镇的街头巷尾，我们品尝了山城正宗的麻辣粉，虽吃得满头大汗，但畅快淋漓；普吉岛的海边，我们与常居泰国的美国老人交谈甚欢，体验异国风情；澳门街头，我们见识了澳门警察那带有葡萄牙味的不太能听懂英语……

和家人一起出游，其乐融融，那种幸福、惬意、轻松、愉悦之感无处不在。略有遗憾和美中不足的是，所到之处先生只顾研究了解人文历史和欣赏美景，却不喜欢摄影留念。遇到非常美的风景，我要求他给我留影，他却是敷衍了事，还说：这么美丽的风景不拍，为什么要拍人呢？常常让我无奈。

这几年因为二宝小，实在没有勇气拖家带口往外跑。只在二宝一岁八个月时，我们带着大宝二宝一道再次去了趟重庆。山城街头的大街小巷都是先生抱着二宝，大宝背着包，担心我的腰痛，爷儿俩全程让我做“甩手掌柜”。每每到了景区，心里想拍照留念，见他们爷俩儿气喘吁吁一脸疲惫，却又难以开口。

今年暑假，学校有去云南和哈尔滨两地的培训，我和几位要好的女同事毫不犹豫地选择

了去云南。培训之余，我们去了心心念念的几个云南风景区。三个不惑之年的女教师聚集一起，还有几位男老师的陪同，这次云南之行，算是彻底过足了拍照留念的瘾。

我们一行到了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老家。浩瀚的洱海像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云南大地上。微风吹过，海面上金光闪闪，泛起一道道金色的浪花，妩媚动人。那一刻，我们一行真的被大自然的神奇所震撼。

“快，快，接着拍！”我们迅速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拍照。其实，相较于那些组团在景区拍照的中年大妈们来说，我们一行顶多算是喜欢拍照而已。那些大妈们带着专业摄影器材组团来此，一定是痴迷于拍照。也许是风景实在太美，也许是已经不再年轻，抓紧留住青春的尾巴。她们的拍照，光道具、服装就让人惊讶，不同款式的太阳镜，风格各异的帽子，色彩鲜艳的丝巾……当我看到她们专门有人给用丝巾便于抓拍时，我告诉两位女同事：“网上有个段子说：手扶树枝拍照的是60后；没有丝巾就不会拍照的是70后；各种比V造型的是80后；45度角嘟嘴卖萌的是90后；不用美颜不用特效就不会拍照的、永远不知道真人是啥样的，一定是00后。看那些大妈们比我们还疯狂，一定是比我们年龄大！”

说完，我们哈哈大笑起来，于是决定：各个年龄段的摆拍，我们都要感受一遍。

旅行即将结束，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先生：“云南行，我们拍了很多美照。”却不知换来的是先生不冷不淡的一句：“臭美！”

我边笑边摇了摇头，再一次无奈。



神奇的臭荞麦

浙江浦江 朱耀照

“你家怎么有那么多的鱼腥草？”家有客人来，进入庭院，便会疑惑。“它在我们这里叫臭荞麦。对我来说，它可是有故事的。”我解释说。儿时记忆里，前山后山，田头地角，山岭旁边，都生长着无数草本植物。有名的，无名的，组成一个绿油油的世界。这臭荞麦，便是最早认识的。

刚会走路时，跟母亲去野外。忽然，手臂和小腿等裸露的地方很痒，用手一抓，便起了很多的疙瘩。我难受极了，哭了起来。母亲马上过来，将我抱起，来到一条小溪边，扯了一大把墨绿色茎叶，用石头捣烂，然后涂抹在我的腿上，手臂上。不一会，浓淡不均的青绿色画满了我裸露的四肢，难闻气味直冲，不断涌向鼻子。我说：“这是什么？太臭了！”母亲说：“这是臭荞麦。它能够熏倒蚊子和‘小黑子’。”真神奇！这东西一上身，原本被咬过的地方果真不发痒了，疙瘩也渐渐消失了。

后来，臭荞麦还帮了我大忙。小学毕业那年，母亲身体不好，用了很多的钱。放暑假前，母亲就布置任务：挣上初中的学费。如何挣钱呢？正在一筹莫展时，小伙伴跑来告诉我，供销社正在收购晒干的臭荞麦，他已拔了一些，卖了后准备换小人书。我忙跟他一起去采集臭荞麦。这臭荞麦一般生长在阴凉处。丛生。发现一支，往往能在周围发现很多支。连根拔起后，洗干净放在晒场曝晒。等到晒成黄黑色，就放在门口。过了十几天，像草垛一样成堆了，就捆了两大捆，挑到十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去卖。一路上，除了满怀的期待外，还

在怀疑这连当柴烧还嫌差的东西能换钱，担心收购期是否提早结束。

当对方让我把这干草一样的东西放到磅秤上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不多久，便是几张纸币握在手上。临走时，我问：“这臭荞麦收购了作什么用的？”那收购的一脸不屑，说：“中草药。”

我不敢问它的功效，想到用它解决了学费，真有些欣喜若狂了……而在庭院里栽种臭荞麦，则源于一次买菜。那天下班回家，途径菜市场。见几个摊位上围着许多人。说是买鱼腥草的根炒菜。我走近一看，这一堆堆白色有节的，跟茅草根相似而稍稍胖嫩些，正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味儿的，不正是臭荞麦吗？“臭荞麦也会有人吃？”我一脸迷惑地问摊主。摊主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臭荞麦是它的别称。一般叫鱼腥草。有的地方叫岑草，叫菹菜，叫折耳根。它的用途很广。可泡茶，可以做菜。根茎可生吃凉拌，可清炒。吃了能提高免疫力……”被他的谈吐吸引，更为一种久违的亲切感而冲动，我也买了一些，长长短短，清清爽爽。让妻子进行一次做菜的尝试。

端上来时，果然没有一点臭气。夹进嘴巴一尝，便是四溢的香甜。味道果真特别。从此，一发而不能收。后来，搬进新家。面对空空的庭院，我与妻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臭荞麦。一年复一年，如今，它们的团队越来越大。春天，从地面上钻出两片阔叶。夏天，挤挤挨挨长成一片绿海，秋天，开出一片白雪。冬天，进入收获期，一锄头下去，便是一大把白白胖胖的根茎。